

重刻涂子類彙卷之八

書

與鄒元方

錢幣書

漢司藏
宋司藏
元司藏
明司藏
清司藏

四川西漢宋司藏
氏心生司藏書



某再拜元方友兄脩撰幾匏繫久不奉候獨聞有司更鑄錫幣甚厚耄倪歡欣即日流布其為便可勝既哉顧有法意之未悉者不令鄉都效此是便於邑居而不便於鄉都也鄉都有不受是邑居不得為大便也夫利於此而不宜於彼弗為可也為之良利而害且見焉弗之議也今鑄幣有利無害不知何苦而不

用乎愚欲移文四鎮官給鑄模授以成法令黃陂棠
里曹坊譚市召工模鑄無稽而遠輪廓 好輕重大
小惟模之爲旁刻主名私別諸鎮而尤嚴於私鑄之
閑名工匠立庭責狀嚴切訓誡幣苟出必臻于刑斬
以徇衆或爲上者徂於姑息亦械而令之使號于市
三日五日七日至於旬時期得後犯乃決籍其資財
無有所顧然後追 幣而更鑄之夫當危難之秋爲
國家創法利民伊小人壞之不有大警不畏也愚曩
者謂鑄幣有三言斬檢欵以懲奸民如是而已夫苟
若是鑄錫必善流布伊廣斯人貨財之道通雖不平
準而民給太平之形尤察賭於吾國矣苟吝小費而
不知爲是爰一羊 皮忘千狐之腋憚旬時之勞亡
歲月之獲其以富國強兵之術何如也君子謀遠而
不慮近烏有家蓄戶積而利不叢于上者乎昔吳王
鑄山煮海獨擅富饒良以此也夫苟不若是則跬步
不可行以闡闡計之不耕之家日糴于市彼緣力而
得傭非有大幣惟錫錢是資販者不受則老幼晨夕
饘粥于何而有給矣抑販者求之鄉亦非負于市也

使鄉有不受則市糴其何有於方寸之錫哉是不可
以不思也且鄉有所無必求之邑居之市市有所缺
必取諸其鄉互有所獲而取與如寄使鄉無滯邑之
跡邑無病鄉之情交易往來道路無壅鄉邑之願未
始不出此也又烏得以無見耶國家鈔法久而不更
所謂以虛名而行實利爲昏爲偽民斯病之矣是經
國者之無遠謀未 叙也今鑄錫無昏蒙之病無挑
爲水火不虧其形盜賊不任其負方之鑄銅復
神是天以全民亂離之生也假之良司之手耳

今不計利害則直以不講而不爲此不亦惜乎古之
人有云利不什不爲法令鑄錫有惠民之利一誠推
其利將至於無窮 言之盡其善也執事沉憂世
務嘗亦有及此者乎僕恒患微沒不足進言于有司
言且不受執事於大尹有賓師之分日承顏咲談吐
治道誠得轉僕所言於明公豈惟吾邑百里之幸雖
僕與執事亦將載其利也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僕切慕足下可與言
之義深惟春秋博哉之旨故敢作書以進守下意惟執

事共圖惠焉不宣某再拜

擬燕昭王報樂氏書

嚮者辱將軍書言先王待遇之意卒能破亡強齊而報之先王此將軍之功天下孰不仰慕氣誼名高於書史而威懷乎後來寡人雖闇弱亦知將軍之所爲賢於當時者矣獨將軍不察寡人召將軍之心而必於有過嚴督不恕寡人安得無說以復將軍乎襲者雙齊使人言行軍師徒翱翔乎淄澠之間養威而不用裝甲而不試將欲王齊而背寡人於燕寡人固不聽也所以召將軍者以將軍暴勞廢得少休戰伐之役遠征戍之者優行軍於內朝故使騎劫代將幸將軍以道教諭寡人息讒賊者之口不虞將軍望寡人之深也且寡人亦不得爲無罪當是時也明以讒言告將軍謂將軍安其來者吾察之矣幸將軍無懷貳心以卒前業昭告先王之靈使使者具白將軍雖恨豈肯捨故燕而歸趙哉釋茲不事而召將軍宜將軍之所以不復也雖然寡人罪矣將軍顧所以待先王之意無薄乎以微讒之沮棄垂成之功使全齊之

地得而弗有田氏之亂復歸乎臨菑破軍亡將貽笑天下將軍之計無乃不可用乎寡人於此未嘗不流涕歎息悼前行之失而悔將軍之不終將軍之自爲計得矣縱嗣子不肖獨不念先王待遇之厚所以親將軍者欲其有終也將軍之出師也先王送之曰報國雪耻在此一舉寡人不復從中制矣及其勞軍濟上也又曰將軍之少書在信史藏于宗桃世世萬子孫無相忘其日俟天子之凱旋也今也先王之骨肉未寒而忍棄其遺孤翦爲敵讐非先王所以待遇將

軍之意也寡人聞聖人不棄人之過故能成其功君子不竭人之忠故能久其交匹夫不食人之言故能保其節語曰愛其人者及其屋上烏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此燕國之藉忠厚之義也今將軍忘先王之惠輕弱嗣子曾甘棠之不及屋烏之不及若推物引類亦何望於將軍哉將軍乃曰吳王子胥二子之所爲過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入江而不化寡人雖不肖豈不知將軍之功全始終之誼廢

先王之教而爲鴟夷浮江之事哉將軍不量恕寡人
寡人之罪不復辭抑將軍宗廟愛息留燕而將軍羈
旅久外地恐一日侍御者之不給以生歎矣寡人閔
焉將軍務棄細故委前恨復返燕國徐舉玉趾駕遠
於邯鄲之郊寡人當奉洒掃出迎郊勞以俟將軍之
車音寡人雖死猶生之年也將燕之先王實嘉樂之
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又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敢布腹心于左右者惟將軍其終惠焉於是樂子復
通燕燕趙以爲容鄆

與鄒元方書

僕舊歲之臆與執事別東門時意春夏必得聚首以
罄今所欲言執事亦當償余序舊榮愿不謂風塵瀕
洞不二三百里如隔秦越獨一遇饒伯璠于邠言見
執事欲作文贈之爾不省後來復何如也僕今年留
東有東游榮亦效輦執事顧僕爲東家之醜而執事
爲西家之秀非捧心而愁慙者雖效固不得也亦莫
望之深見於文字之外者如此由乎外可知其中焉
邠者讀執事之文謂僕當爲之無難者及今爲之其

思致眇然而高深如越滄海而莫知其流登泰山而
莫踰其巔然後知培塿之爲卑澗溪之不足容也所
謂天賦有定不可以強其使同者乎抑爲文當務明
道明道之文不期工而自工彼淺陋者始務模倣譬
之像戲刻木爲人而被之衣其歌舞人也其舉止人
也人有偶然爲之動者及披張其衣剖其腹心而示
於人人之性情隨變模倣者亦復如是僕摹倣執事
萬一有近似者乎徒爲識者所笑也吳之歛越之吟
終身相學而不相及不如縱執事使獨步當世遺名
將來耳矣相望益遠嘉會未知何時人來謹勒手狀
承動靜不宣

又

僕三作書不達執事今再奉此紙冀萬一達執事僕
平生無交游惟執事知我游處相逌可得肺腑若其
它見僕文字謂之文人見僕詩謂之詩人見僕明經
謂之習程試舉子業者若平生學問志氣曾不少見
分寸恐遂汨沒真執事之知己者有所發揚于時且
警憤憤者執事毋固拒也曩虞奎章捐館時僕謂前

革凋落發揮吾文僅有好謙與鄒子爾今好謙復已
淪沒即鄒子不幸去鄉里在它人吾誰望焉僕於古
文雖嘗究心不謂之能觀六經諸子揚摧已盡粉澤
數語欲與古人較工拙於毫釐間亦且甚惑僕是以
斷不敢也每有所作思古人在前輒復中止故存藁
無幾爾執事以余爲有恙忌於文哉每恨與執事會時
不及研究斯事於今寤而成嘆執事亦嘗反觀聖人
賢人之事業有不以文采表後世而長垂令名者乎
僕不幸不及致養父母使身後骸骨腐土壤游魂無
依獨南向號哭摧絕此不孝之大者抑時世所命雖
搥心胸自責復何所及哉雖止饘粥不食以即死復
何益哉外是則何敢不勉今年幾五十嗣續不立一
旦溘死路傍遺文爲好事者取以私說傳戲兒稚亦
大可惜執事得無少動其心已乎伏惟執事思僕之
爲文者如彼流離孤苦乃如此賜之高文俾終惠焉
則朋友之誼於是乎盡僕亦不恨失交臂於左右矣
惟高明少留意幸甚幸甚

與姜伯順書

僕與足下叙別梅花洲上不謂五月事變非常東鄉
之人半為鬼域僕亦罹館人之憂迹益東驚以故足
下不來來不妨但不如東鄉未亂時有富家館勝爾
僕所為甚類足下但才性不及足下足下謹言慎行
觸事機警而恒不偶於俗僕亦平心寡怨竒迹污濁
而尤不得於時自它人譏評必曰彼不能習熟軟媚
言句現便利迎合世俗意猶師心以為高不知天賦
有定非人所能為使僕與足下益務突梯嚙吮不顧
義理庶耻從流俗之為決亦不能有所遇合徒失所

謂已此事思之已良熟矣足下謹毋惑人言雖然聖
賢事猶不止此執事但孜孜勉行所不逮求與古人
為期飲蔬飲水順乎親而樂之誦詩讀書忽不知老
之將至古之顏曾率由是道以承事夫子而使路與
點也忘其簞歌之憂蔽衣耕野之賤誠進於內者豈
知外之為事哉足下之高明其料此也亦審矣猶云
云者愛足下之厚誠欲進其愚忠裨補萬一不徒為
面交之友非足下亦不為此煩瀆以取疏外也足下
能諒之否昨有洪都人求僕文者陋作也稍得貴者

聲譽僕試以一文挑之反不爲善因自嘆其命之窮
自此益廢吾藁卷舌塞耳斷兩手不復爲世俗文字
喑默以游世人見之者必曰此大朴人吾朴全而道
愈近孰與綉其繫帶以娛瞽聾之觀聽雖美奚益哉
吾今而後得所處矣因來謾寄足下一啖春燠想侍
奉安樂定省次煩問興

與仲熙書

某聞執事爲尊光先生高第其日久矣顧未及一識
嘗造門庶未及一會今何幸得遂夙願焉秋堂夜寂
傾寫至懷乃知執事信篤而守堅有以占四君子之
善教也區區寡陋何足枉問獨某有欲爲左右言者
時文葩華而不實飾巧詞以希俗所好非巧不好巧
甚則與古道相背而馳未得所利先失其所以爲心
兢兢然齟勝於人僕嘗病於此每執筆欲追古人文
字冗語俗體輒得而亂之遣之不能去也自斷手三
十年稍稍洗滌腸胃剪裁肺腑終不知故物猶滯係
否執事欲爲時文將以巧齟勝於人耶將不齟勝於
人耶勝於人則害道不勝又不足爲工累吾文且不

可况害於道耶僕非不欲以時文教學者又執事意甚勤懇懇第僕已爲前轍之覆與執事爲後輶之戒故虛執事意而不敢相許爲苦辭以相告執事又云與朋友措跡場屋亦足爲美談者此何足云外慕之榮不如內克之樂也執事有得於此雖賞之以千金不顧爲矣金龜石詩序未敢寫慮失執事意凡時文能使人好古文能使人不好執事能好時俗所不好僕當繼有陳焉楓林葉飛山體全露惟君子驗時消息不宣

與學者書

承惠書意勤而禮加願所以稱道僕者多過當韓歐朱陸皆命世大賢某何人其敢當此若曰知務內不求人之知則庶幾僅似焉耳足下天資秀發宜讀古聖賢書求聖賢所以用心不當掇拾葩葉以爲至足也夫孝弟忠信本也詩歌文辭乃道之枝葉究其根本枝葉從而盛焉未聞有先其枝葉者也古之人孜孜矻矻力行所不逮及其信而聞於人也則色慙而拒之今之人悠悠兀兀力爲所不急及其無聞於人

也則氣盛而張之不知詩歌文辭有益於學與否僕
非有意於爲文也有所鬱於中不得已而後發僕猶
恨其寡實徒以虛辭與人競悔之且十年况又空空
其內佺佺其外道拾古人寸辭隻字寤朝昏營度口
吻學秋蟬吟叫爲已得耶兼又不顧能者非咲耶東
鄉無好學者不知他人所長不在文字見僕古文數
通輒以文字命僕噫駘然乎墻之外見其角也而後
知其牛其所見亦後矣舍文字外豈無可以相講者
乎僕不負茲鄉人爲鄉人負僕耳舍其衣中珠玉而
泐於塗僕嘗以是自責今欲以此責人人誰識之哉
足下猶欲學僕當先務行孝弟忠信然後深探四書
六經以求義理之淵奧事物之貫通有得則足以善
世而垂無窮不得猶將逍遙一世之內詠歌丘原之
上樂其守獨而無求於人亦足稱賢士君子者已足
下以爲信否有欲言俟見乃盡不具白

進時事策上

皇帝書

江西布衣臣涂幾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飛龍在天萬物畢覩大明東升葵藿
仰照此誠知世主之難遇盛時之罕逢也臣宜川
人也幼籍父祖緒餘得齒士類涵濡詩書之澤服在
先王之訓有年于此矣蹭蹬不遇年迫衰邁每自
念進不得預朝賢之選退不得肆志泉石平生耿
直與草木同腐爲時庸人臣竊自耻伏遇

皇帝陛下以日月之明當飛龍之御惟欣鼓舞千
一 時葵藿雖陋孰不頌仰其末光魚鰕至微孰不願
沐其餘潤此誠臣所欲事者也况又近年以來乾剛

獨斷振刷前弊思與三宗七制揚德而同功以今較
古誠不多讓臣伏惟朝廷之上經邦論道者有其人
揚清激濁者有其人拊衝千里者有其人於臣似無
所用但臣平生苦學兄於文章制作盈几時輩妄推
謂當與漢唐諸文人略相先後使居館閣當作爲

聖朝一代大典紀述聖君賢臣之事業鏗鈞炳耀間
錯金石足以載當世而垂無窮臣不勝大幸但臣自
曩歲已沾癖疾不便出入卧伏床第命懸絲髮臣甘
心溝壑絕望華寵第以身爲儒士不獲少補明時與

臣平生學問相反懷憤不已謹撰時事策十九篇附
江西省使臣詣闕投上直言不諱欲以消塵上裨海
嶽使斯民脫於重負盛治際乎雍熙臣所願也惟
陛下留神賜觀覽焉

與友人書

昨辱執事見示某書文體變化開闔甚善三復欽嘆
執事文學性行固天地之奇寶而見於斯文亦朝采
夜光之比也執事深藏固閉者幾年一旦少見精采
豈執事故爲異乎求知於人哉鬱乎其中觸乎其外

而不覺也但心竊有疑焉執事之寶當求良寶而
售之明君而獻之斯則無負於寶而執事乃投之無
目之人窶微之子彼又安知子之爲寶匪爲不知寶
也且有則足之患及之是累斯寶也執事豈未之思
乎昔有貧賈得鬘郎且而蓄之囊中止於逆旅逆旅
主人觴衆商不及貧賈貧賈踉蹌燹下一日波斯人
來問曰逆旅有光子得無蓄奇寶乎衆商曰無之次
及貧賈解其包得蜚蛆焉波斯人大驚曰此真是已
以數舟易之逆旅主人愧而死以今世無波斯子之

寶雖光怪燭天彼不能辨也將謂子爲狂爲怪爲矜
爲詫致群譏於子其身之不能恤寶於子何有非又
有則足之患生乎以是明寶皆棄寶也昔卞和爲楚
所刖抱其玉以辨於荆山人曰楚則失矣而和亦未
爲得也和自有真玉胡不置之明證之上以孚尹驗之
而空取愁戚爲且楚人不別吾寶猶有隣國隣國不
察吾寶猶有天下而欲委璞於庸目乎子之寶真荆
山之璞也彼人之愚非波斯之目也而諄諄以書道
爲吾慮彼之視不猶即且之賈其能免於辱乎斯說
也豈惟執事患之僕也亦有之細辨善文來東凡四
閱歲矣而庸人不之重反譏笑焉僕益用深鍵重閉
不求庸人之知今雖稍刊諸文非爲求一世知遇將
以俟後世執事以僕爲何如哉僕之所寶者燕石也
子之所寶乃真實也寶燕石猶不敢不自重惜况真
寶者哉執事宜固緘滕謹其高鏞時其啓閉防其水
火擇日齋戒走京師以獻于國工子之玉將得大賞
豈止如婁人之慮圖以資衣食一朝之費其於用玉
顧不小歟雖然子誠鬱乎其中觸乎其外勢有所不

獲已子終以書投之以試彼之售毋望爲國工焉幸甚幸甚

寄貴德兄書

某與兄別凡八年壬寅有宜黃人來能言中塗遇許先生者丰神襟度計真吾兄也以路左不及寄書悵惘成疾兄近館處復如舊否子女婚嫁衣食得給足否嫂氏諸戚無恙乎僕所居乃吳兵往來之衝日夕候塵起即襪被奔竄無寧歲顧四方上下在此猶彼雖往無所避之二年逾五十心志顛墮無復鄉者高岬意氣或時閃匿蹤跡以自混汚濁田夫俗子行輩爾汝見謂朱愚惑疾增益非快流鬱萬狀嗟乎僕豈願爲無聞之人至於此哉亦豈親故期待僕者之素願哉今則已矣目不復觀書口不談時事一語行將入山林拾橡栗爲隱者克役逮事少定即游名山五岳掉臂長往不返豈能重頭宛頸下與群鷲爭食每念樵谷純實寡慾可與共此但不知渠肯拋却臭布衫膂臆破帽否因來謾寄一咲相望二百里叅遂莫前惟強飯自愛

代上劉叅議書

蓋聞工師之作室也操斧斤執尋引歷泰山之嶄巖
跨徂徠之杪顛閱歲月而後能得乎木大者中梁棟
次者中椽椳下者爲椳闌店楔蔚若林竦紛若雲委
殷若雷動漭若蟻附木之衆不求外而足矣有窶人
焉有一木而置之門曰吾且售若工師不聽然而咲
之則閔然而受之何則小固有所不廢也恭惟治朝
勃興多士鱗集以當一代繼新之運淺深各隨其宜
文武壹惟其材如閣下者棟梁之儲也其次庶司百
執事椽椳之任也其次奔走服役以輔承上則椳闌
店楔有不一缺焉位乎上者有其人位乎下者有其
人則何求不得何名不立何功不成而假遠近之助
乎僕鄙人也聞見淺狹不足以彌大業學殖荒廢不
足以綸廢政名姓賤陋不足以交顯人願嘗中夜以
思天之生材大小各有其任而又閣下不吝贊薇宥有
同氣之升有隣州之幸有獎拔後進之善雖不出門
下而實若自門下出故僕忘其樸櫟而自薦焉若僕
之愚陋雖不敢望椽椳或椳闌店楔之任有不備廢

當其求焉伏惟閣下鑒工師之用於人愛人之求售
毋使藐然爲門下之棄木幸甚幸甚

重刻涂子類藁卷之九

與大甘先生書

僕久不讀足下文昨辱出示與嚴子諸篇其文深嚴
而醇粹條達而豐腴爲之矍然以驚惕然以思又躍
然以喜也僕鄉者以足下之文爲未至心抱耿耿願
朋游間難盡於言亦無所用於言頃吾子之自得也
今吾子得矣僕將愧其所未得豈敢愛於言乎夫文
者古之人以載道今之人以滅質雖其工力有進於
古猶將與古人異轍况工力有未至耶僕是以鄉不

重刊

重刊

滿於足下也古人之道吾剽而道之不愧今人之言
吾勦而言之不異此吾以病時倍之委靡者不顧吾
子之出此也今吾子進矣僕方將愧其所未進又敢
贅於言哉雖然吾子之得即僕之得也僕將虛心以
聽吾子之教吾子亦有愛於言乎聿粵人有入海者
泳而求珠其一人腰綆先入畢日而不獲一人後入
一探而得明珠焉既而鬻珠分二十之一以餉先入
者先入者第之終身嗟乎僕與足下亦有近類此者
不識足下肯分我否歲事漸闌足下將賦歸計會合

未可期以書托嚴子道下意惟吾子諒察

又

僕平生無他嗜好獨喜爲文雖喜爲文未嘗悉心於
文也夫文者天地之精華氣也而發之於人爲高明
光大之文章非徒以其文也氣充於心則其聲大而
宏義明於心則其言本以實六經語孟諸子下至易
通正蒙皇極經世等書根極理道彼其初豈嘗執筆
學爲如此之言哉而其言乃有今世學者之所不及
雖窮千萬世亦莫有能及之者天下之至言也不期

工而自工不期於文而文具全作者之體裁文至於
是而止今人之文有能如古人之心否乎僕向者之
文卑陋淺狹加以性最惰懶憂患之所攻其心焦然
不寧疾病之所加其氣滯然以衰無足爲道作者在
所不取寧獨作者爲不取哉雖不識文字者見之猶
將反唇而咲宛舌而唾又敢稱於文乎不謂執事稱
獎過實於朋游間時道其文僕悚又不敢承命執事
既失言於前矣今又賜序所爲文諄詳曲折使枯朽
微槩劃象春華僕尤悚又不敢承所賜執事不既失
言於後乎執事失言於前人猶謂之曰是徒獎借稱
譽云爾今失言於後人將致尤於子子得無惧乎執
事懼矣僕又將懼人之加毀剛者嫉之以危其身柔
者忌之以誣其名是僕爲招兵之的在執事爲受謗
之府執事得無慮乎雖然君子愛人以德有一善則
諱然譽之又從而獎借扶掖以成其終有一惡則居
然掩之又從而箴規諷導以全其美執事之意君子
之事也僕敢不再拜受賜抑吾子之文精深而典則
和暢而春容要爲有合於古僕向所謂因古人之文

以求古人之道因古人之道以求古人心執事爲不愧矣僕年雖先於執事功力不逮執事遠甚或者因執事之矜獎勉思所未至庶尚有進於道乎僕敢不再拜受賜刊工將治木僕丐執事書寫次冠類稿之首執事其終惠之高明光大雖不敢期俾後人讀之尚有徵於吾子之言僕之受賜弘且久也執事其少留意

與餘干唐知州書

去秋伏謁承以禮下士繼辱夜席相招坐明燭之輝煌聆華言之溫雅使人心悅忘倦求早不及趨僕致辭以使君盛德常度必能容人也久聞畜想卧治從容千里蒙福幾平生讀書知所愧畏以天理彼刀鋸鼎鑊足以威小人不足以慄君子苟於義無辱刀鋸鼎鑊委命而甘心焉以閣下之明其慮此也熟矣幾尚何言耶而欲爲此強聒耶願仁賢君子不恒得福而刑暴小人不恒得禍譬諸暑寒風雨之愆期亦拱而俟之耳叅侍未有期伏乞爲國爲民慎愛

與周伯清先生書

僕辱知左右非一日既又同有志於古視執事爲先
達衰世曠學之餘得執事光賁斯道扶燭龍以繼日
月之明甚幸甚幸僕雖有志於古然力不逮心雖慚
之弗能前翼之弗能高亦徒取咲哂能者而已曩承
命作先公墓銘茲事重大非僕所能當過辱不遺使
以拙朴負當世能者之任愧怍愧怍前蒙上貢未知
得愜尊意否第執事謂當得佳文乃可者僕不謂然
僕於文非有心爲之奉華俯紙盡其所能而止譬之
於水雖彌滿一海挹其源爲不窮然流行在地過方

而方過圓而圓不能使方而爲圓器圓而爲方也
文不類是乎注意於工則工不可得惟無心於工者
庶幾或可得耳且文亦奚用工巧過甚爲哉古之人
假文以顯道今之人專文以溺志道果何在而諄諄
焉口之不置搢搢焉爲之不已以求勝人得稱譽爲
美使古人復生得無咲今拙乎僕是以不取於執事
也抑執事文學議論當得一世師表又將以古文名
於世意執事有以大拯流俗不當隨逐世好徒以繪
藻琇琢爲事使文氣日衰日下僕是以尤不滿於執

事也執事幸有取於僕之文歟僕不敢以爲信執事
槩無取於僕之文歟僕又何敢不以爲當僕之見固
異流俗者之所爲耳蛛螫之靡誠不如春蚕之綿羊
豕之裁固將勝於蛤蚧之食體道之文言平而思長
世俗之文言竒而味短也或問文孰爲竒者曰莫竒
於六經下是離騷莊子法言史記等書直六經之餘
波棄滓耳非六經之竒也執事高明博大豈無見於
此乎幸執事棄時俗之好追六經之文追六經必與
時俗共好順時俗必與六經異道寧爲六經不爲時
俗僕之志也 事計不殊僕志耳報陳區區惟執事
思所以教僕者

與何允升書

某聞古人論學知曰其知行曰實行知而不行固無
以造其實使非真知亦猶真行索塗終於蹈坑躓坎
而後已願惟聖門之造極未易言學者之進爲有其
方循方而進者雖不疾不害其爲至不循其方而進
雖疾靡至矣居今人之世求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
千百不一二人焉知而能行行而不迷如是億兆不

一二人焉非古人之難爲也知而好之者少好而樂之者又加少斯人也斯樂也意其陶陶然如春之生殖殖乎如秋之成也孰不利賴而欣說之雖其窮居草莽食飲藜藿而所性在是矣雖其身厄貧賤事乖計畫而不忘生民矣寂寥希闊僕是用側想其人焉獨執事謹身勵行可語聖人之經知時識變可語聖人之權橫經衡門教授弟子怡然有以自足於已而忘世雖所好所得未知其何如意必有過人者詠沂上之高風循哲人之細事卒克積之以底於拳石之成岑涓流之逆海也在能自強尔嗟乎人皆知有治心之學不知治心之病則又何以爲學矜矜忌疾誕謾吝嗇畏怯慵惰沉滯粗率八者有一焉皆賊也可不懼乎而思所以去此者乎其慎察此矣人交久乃可見僕乃今見執事所蘊蓄故以書道下意幸甚有以副所期焉

問答

牧童問

予居江上見牧童子事群牛以爲緣芳澗度長坂憇

茂樹乘高丘擷芳而忻飲水而遊猶猶如也予願謂
牧童子汝樂乎曰予不知也予不知也吾糧吾携不
知吾飢之疲也吾鞭吾隨不知吾手之策也吾朝而
登乎林之蒼蒼而牛與吾忘夕而飲乎波之蠹蠹而
牛與吾熟吾不知冬夏之爲寒暑也朝夕之爲晦明
也寤通之爲愛樂也一也而所謂者則吾不知也吾
不知也吾其忘乎人而得之天耶歌曰牧之芸芸與
牛馴兮無冬無夏行此江津兮牧之閑閑與牛守兮
無春無秋歷此坡阜兮唐虞之世去已久兮我樂吾
牧無懷以爲友兮歌罷揮牧而去

及問答

客有問於涂子者曰先生今之名善文士也摘辭如
雲奮舌爲風揮霍陰陽出入鬼神蒙也竊嘗有志於
此矣而莫知畦町之在也幸先生抽緒餘以卒授蒙
也涂子曰子欲知文乎吾語子文吾始焉讀書易取
其奧詩取其溫書取其雅春秋取其斷三禮取其文
左氏取其婉公羊取其峻孟軻取其辯荀卿取其博
離騷取其晰莊周取其竒史遷取其雄仲舒取其純

賈生取其通文中取其要韓取其嚴柳取其潔歐陽
之優柔老蘇之馳騁荆公之節制后山之規矩南豐
之旋折精者取之粗者去之同者合之不者遠之既
皆有以爲吾用矣吾又懼其不已出也達觀乎萬化
之原默執乎群動之機日星見其明烟雲見其幽山
河見其陳葩華見其麗禽魚見其動雷霆見其烈師
旅見其聞朝廷見其儀郊社見其肅墓墟見其哀憂
悲喜怒窮困無聊不平之思死生禍福之故珠璣華
實之細陰陽象形之極一皆取而寓之文則吾之爲
文豈必古人之成言六經之餘滓者哉是故天地可
移也陰陽可作也山嶽可潛也江海可竭也察之以

雜婁離婁莫能精其曠聽之以師曠師曠莫能審其
端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能清能濁能宮能商玄同禮
樂輟輟帝皇變化翕忽不可爲量則吾之於文不既
富麗宏侈矣乎雖然吾養之於鴻濛食之於太無時
而出之休視寂聽泯智絕慾齋三月而後敢用也豈
若俗士呻吟嚙齏拮拾褻積摧損肝腎疲敝筆墨攷
日以事無用之文哉子而欲觀涂君之文則吾既右

以陳於子矣子而欲游吾門以卒業則吾不能以誣
子矣文乎文乎天地神明之氣而夫人精微之理
客乃於是颯颯然驚悃悃然怒颯颯感容終以不
所問而去

辯

滄海一粟辨

涉國叟游于東溟之上見海若焉若誇之曰大哉海
子子中土之人未游吾涯固將茫若於海者乎叟曰
海信大矣抑誇我以大吾見子之未聞道也夫盲者

難以與乎巨麗之觀跛者難以語于無方之游向者
難以通乎一曲之行小有所累則大有所遺也世之
亘語云大滄海而小一粟予以謂滄海非大也一粟
非小也在達觀之爲何如子無以滄海而狹我也海
若曰大海者其東無垠其南無門其西無津其北無
趾包乎乾坤混乎太虛日月之所出沒雲霧之所吐
吞大浸稽天而海不加益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海
不加損若是滄海故大也今夫粟者腐谷棄穉塵如
也塊如也奚謂粒粟非小哉叟曰是有道子以信而

觀之則子之海大矣吾以道觀之則滄海之大未若
吾粟之大也海若曰若是吾益滋惑敢問叟曰道無
量局於量者其於道有未聞乎神無方滯於方者其
於神有不睹乎自其大而觀之則萬物莫不大自其
小而觀之則萬物無不小物各有所大亦各有所小
子徒見其大未見其小也今將進子於大方之家子
且茫若於罔之言哉夫物有對非道也道無對待無
大小無長短無方圓曲直若之海固大矣猶對於小
也若以道計之滄海之在太虛不一一稊米乎故曰

滄海非大也粒粟非小也子不見乎藐麻者乎麻昧
然微及其播之畦隴之間時雨以滋之膏壤以覆之
哉然長植下不見人藐然則物固毋惑於小矣今天
海納百川漫坤維望之茫茫即之洋洋天下之言鉅
者莫能過然其初也潤性之隱也及夫大谷呀焉大
流被焉雲行而雨施之深者益深廣者益廣指其茫
洋而命之曰海然其終也潤性之積也物亦毋惑於
小矣語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含而容乎包而併乎
斯道不可以常準乎若是雖小滄海而大稊米焉可

也子方咲吾一稊之小吾方咲子滄海之小由是醯
鷄甕蚋之相咲豈有極乎海若謝曰吾儕小人出於
幽谷不知夫子之辨如是其博請終身不敢言海

重刻涂子類榮卷之十

俚言

夫言恒近而意有餘者天下之至言也儒者曰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噫至也莊子則曰聖人存而不議蔽精神於無益者
經生之義也寧愛日乎

知道者不言其有言也無精粗無大小惑於形體荒
於有無不知易也十地之論烏足以窮其至乎
程子曰易聖人以立道窮神則無易其至矣乎或曰

噫儒之禪矣

謂已能而人不及者衆人也慮已能而人不至者聖人也聖人之道必下以就人泰山高緣其麓滄海廣由其瀕否則是道孤立吾誰與爲親故自卑者人尊之自大者人狹之

世無公是非爲日久矣舉世而非之不吾戚舉世而譽之不吾喜惟循省寡過爲大者爾天而不人吾如何哉古之人可殺可辱而不可爲不義回其斯之謂與

今之所謂儒者亦文而已矣故二氏之徒聞其名而嫉之奚其然哉咸自取爾惟知理則不言天地之闔閭華夷之往來水流于川風號于空鳥嚶于野皆至言矣謂人之不知也故爲之言也使人之無不知也其假言乎

言劣於人而求其知者吾聞之矣言溢於人而不求其知者吾未之聞也非知言之君子者與是故理辨雲敷而守之若訥志節氷皎而晦之若汚其得失也不以驚其逆順也不以撓動益於物而已獨無能故

曰大巧若拙至道難名

謂天人分異者明理之談也非至理之談也聖人範圍天地無二理矣是故知天者謂至神之無方不知天者謂積陽乎蒼蒼神而謂之則天大矣形而謂之則天小矣且夫宇宙之內復計天地有大於此者乎吾知之矣宇宙之內復計天地有大於此者乎吾知之矣無方也不可量矣無體也不可極矣知此者無二陰陽無二天地莊子曰覆載天地

世不胥貴儒之道胥及儒之福萬夫之長麾貌虎而號之二尺之狐朝委裘而聽命焉以至天之成其高地之成其厚人物之成其衆有由也已嘗見方士袒裼而爲嬉僧人揖客而闔戶則爲歎曰天下詎可一日而無儒乎哉彼溫其衣飽其食不緣于力優游生死夫可不知其德或曰出世之道聖人有未暇矣畏刑蹴而脩身惡生死而求道其趣一也古者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而不足也故示之以楮令之人以姦詐盜賊化天下而不足也故懲之以威意世也可得而理歟亂也可得而禁歟思及哉

世之生殺予奪出於愚夫小人盜賊與夫犁鋤耕植者之手世之是非毀譽成於愚夫小人盜賊與夫閭閻下俚者之口噫甚矣夫斯人之爲豺狼異類也終以不返夫

時西郊乳故

聖人制器不求盡器制法不求盡法謂何以慮遠也乃若刑者聖人所尤用心慮其啓後世或以多殺人而人至於無所容聖人所爲慎之是故刑有五至於大辟焉止矣大辟之用至於殊死棄市焉止矣非有省割磔裂焚燒鉗解也省割磔裂焚燒鉗解後世始

以禽獸用人而人愈不服則將轉而用之於非罪刑道有當哉嗚呼安得以聖人之仁刑而語之

時彙万用淫刑

蓋豕負塗而不知汚蛙蟻轉圜而不知惡如彼其視汚潔也視惡馨也奪之汚惡就之馨潔而二蟲戚焉人之蒙不善亦猶是也彼豈知善惡之有間哉故聞言而面赤者其心存也巧詞文過者醜顏而無耻甚矣

涂子觀物于天壤間見蟲魚之鳴動焉草木之繁殖焉風雲之流行焉山澤之呀豁焉歎而謂曰遊哉觀

乎天地之至文已鄉者蹠吾志而不舒鬱吾氣而不
噓以爲之文吾未始暢也今予文彌六合鼓萬象輝
輝煌煌與化翕張造物者實代予言而予則無假於
言又將攬而爲已有天下之樂有進於斯者乎無也
夫財貨名位安佚壽命所以娛志而極欲者衆人之
樂然人有得有不得不得則悶然而生憂斯樂乃予
之所獨得衆人未始有涯其分者也意天以哀吾獨
乎富哉造物以予爲此文也予乃今得不可言之言無
文之文實造化之至文予乃遁而茫洋而躊躇肆志
矣

夫物以誠誠感以誠誠應以偽偽感以偽偽應是故
道傍之兇慈之而不親家人之子威之而猶馴此誠
偽之大分乎帝王所以使人不親唯其未誠也

心至公也天下至易治也急於求治則不治多事則
不治視天下過重不治然則孰知治天下乎曰群觀
於奕人爲多言不知奕也一人反面而獨笑其真知
成敗之所在乎知治天下亦猶是也

人有身處困極而先天下之憂習通三經時文而不

一跡場屋雖汲汲於求進而實未嘗有意於爲名獨
居而思行而誦焉而已矣若是者其有私與其無私
與其終惑與其不終惑與衆人好惡以情作憂喜以
利動毀譽以偽成其室爭也其礪勃也曾何以游斯
人之方乎

吳子曰四勿誠意之事也然則克己以復禮其謂意
誠心正而後身脩乎大學之教備於斯

或問何謂敬曰毋欺其心心理主也森若象帝而可
欺乎

禮春所以知仁幽室之芽豈於春而違若春豈有違
迹之間哉人也耳目聞見之所及則知照之耳目聞
見之所不及則不知照之是仁有所遺愛有所偏知
有所枯慮有所忽奚爲而謂仁矣是故仁也者其情
如春其德象果其道該四

周徧無外爲實心之體流行不滯爲實心之用內察
以盡知外擴以盡仁非聖者其孰能之

或問吾子之學何學也曰吾之學以清明中正爲體
以周流無滯爲用以天人合一爲道今人以欺心自

恣爲道辭章誦說爲學吾切悲之

題跋

題羅先生寓樂齋記後

君子有所樂有所不樂學克於身而行於家信於鄉人君子樂也德無實而名浮行無功而利隨視斯民之呻吟而已方肆然以安君子不樂也若夫時和歲豐斯世漸脫兵革山林泉石一觴一詠足以沐膏澤而歌盛明君子亦無不樂也蓋君子之樂也內衆人之樂也外樂於內者與世而皆同樂於外者遇他人

不能以無變也是以君子慎之古于甘藷于尚容君安仁其始流離顛沛以來至于此也觀其踐荆棘之塗犯虎狼之區觸風雨冒寒暑鷲形而垢面推乃老而挈幼時也豈不殆哉今幸托賢主人爲時虎臣拓彼疆土而又值賢相國來鎮江西治理精明賢俊並用而田野又安征東之師歛兵卷甲返旆而來至燕勞休息凡吾之客將於是者皆得以顧復妻子苟全視息省守望之虞而蔽蓬蒿之君息征戍之酸而乾田廬之樂非上之人有賜於我其何能以臻是耶夫珠

王文繡之玩皆足以游吾目鍾鼓金石之奏皆足以
娛吾聽詩書文史之樂皆足以養吾性山川風物之
美皆足以寄吾情然而時之靡寧夫人憂悲呼吁之
相接雖王膳有不暇顧而况前苦後盖上棟下宇樸
平其僅足於此而可以爲樂乎盖居室之儉陋不足
樂而有於內者爲可樂有於內者雖可樂非上之人
德澤深厚亦何能以保吾樂耶甘君遇知今兵部尚
書喜公將薦名於相國而用於當世則向乎衆者亦
益廣矣甘君其無以軒冕爲悲而廢吾樂也盖將以

廣吾樂也

箴贊

取履贊

嗚呼留侯義勇冠倫博浪擊秦聲振海濱有隱君子
憐其少含弘之量恃馮河之勇將失其身誠以取履
折躬遂逃卒能摧秦而馘項報韓而興漢備哉斯人
嗚呼粉署雖舊懷之維新

自勵箴

吁嗟涂生昔者求過乎古人今也取譏於市氓汝將

隳其聲挫其精以同其情乎抑將守吾道勵吾節以
終其身乎汝心同乎堅城氣銳乎五兵正以爲帥中
以爲盟則將無往而不服又何外侮之患而人言之
懲

四勿箴

我旗揚揚直指僞彊中軍有嚴毋容叛亡

鍾馗贊

帝曰馗汝身爲大厲以禦魍魎殲功懋哉今予錫汝
以福汝尚克敬承之

魚替

鯉大而能變化二小魚附之亦將有風雲之望耶
人有反唇者薄魚有鈞吻者白嗚呼物亦類耶

制詔

擬箕子封內黃侯制

迺包太素孰知形化之功爵侈內黃用錫侯邦之貴
六宣朕意伴佐中扈某名德合二儀身藏一殼無視
心聽人方與造化者游能圓能方吾不知誰氏之子
雌抱一專氣致柔宜加湯沐之封以示褒崇之典

心潛德不耀豈圖美秩之三遷當饋而思尚借前籌
一助

擬貶干虞詔

神禹治水暨益奏庶鮮食水居之族亦預有勞焉
其子孫弗率以干大典朕甚閔之干虞始繇豫且
獲進不能以時入侍鼎俎乃淹積日月至起穢以自
臭不自于味夫人皆掩鼻而過之將焉用於汝未
忍棄汝溝瀆如示薄罰貶汝爲星子令汝尚思焉

十卷錄

書涂子類

予讀涂子類藁至求鄒元方序篇知有志之士
不欲其泯沒於世而無傳也夫以涂子之文自
信其可傳而猶不敢必其必傳必於元方之序
則其志亦可惜也已藁閩中應已梓行予到宜
尋涂子之後復得其藁而讀之其詩杜詞楚文
昌黎子厚游磁龜一記尤見稱於先輩圭峯羅

公則其文信可必傳也無疑矣今年春予友陳君汝瀾寄舊藁至從而考定校讐遂命工而壽之梓噫孰知百歲之前有文如涂子而百歲之後有予以廣其傳耶是亦可慨也夫因為書諸

簡末 告

嘉靖十五年歲丙申七月既望



六宜

前田澹峯主人黃漳拜手書